

浮生六记

〔清〕沈复著

译注
牧语

后世文人赞为『**红楼梦**』
流传至今，已成经典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浮生六记

〔清〕

沈复

译注
牧语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生六记 / (清) 沈复著; 牧语译注. —南昌:

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7.2

ISBN 978-7-210-07487-8

I. ①浮… II. ①沈… ②牧… III. ①古典散文 - 散文集 - 中国 - 清代 IV. ①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08551号

浮生六记

(清) 沈复 / 著 牧语 / 译注

责任编辑 / 冯雪松

出版发行 /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印刷 /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17年4月第1版

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880毫米 × 1280毫米 1/32 7印张

字数 / 140千字

ISBN 978-7-210-07487-8

定价 / 32.00元

赣版权登字-01-2016-92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寄回印厂调换。联系电话: 010-64926437

前 言

《浮生六记》是清朝一位不出名的画家沈复的自传体散文集，共包括《闺房记乐》《闲情记趣》《坎坷记愁》《浪游记快》《中山记历》《养生记道》。“浮生”二字典出李白诗《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》中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”。

沈复，号梅逸，字三白，江苏苏州人，乾隆二十八年（公元1763年）生，清代文学家，当过幕僚，做过商人，在世时籍籍无名。

《浮生六记》是在光绪年间，被一个叫杨引传的人偶然在地摊上发现，当时只有《浮生六记》四记的手稿。杨引传将其交给当时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，以活字板刊行于1877年。随后，逐渐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。《浮生六记》记录的是沈复平凡而又艰难的一生，写尽了他生活中令人难忘的片段。其用情真挚而感人，虽然笔法看起来平实，却饱含着浓浓的深情。他的妻子善良、聪明，却不待见于家翁，俩人碍于封建家庭的矛盾，多次从家里搬出，在外飘落，居

无定所，加上妻子身体欠佳、他自己一直没有稳定的收入，俩人饱受磨难。生活的艰辛在书中处处可见，虽然称不上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也写尽了对生活的无奈。好的是，无论什么境况下妻子都毫无怨言，与他一起患难，尽量把清苦的生活活出乐趣，读来让人唏嘘落泪。

书中所有文字都发自内心抒写，虽然有小情小调，但落笔自然，没有半点矫揉造作的感觉。作者笔下的生活很苦，读来却也自带一种洒脱之感。有不少人因其对封建家庭内部矛盾的描写将《浮生六记》称为“小红楼梦”。对其文学成就做了肯定。

到了近代，《浮生六记》的文学价值更是得到了大众的认同，有人称赞《浮生六记》为中国古代散文中一颗璀璨的明珠。林语堂、俞平伯等大文学家都极为赞誉这部作品。

林语堂曾经说过，芸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可爱的女人。他当初把《浮生六记》翻译成英文，也曾说：“应该叫世界知道，一方面以流传她的芳名；又一方面，因为我在这两小无猜的夫妇简朴生活中，看他们追求美丽，看他们穷困潦倒，遭到不如意的折磨，受奸佞小人的欺负，同时一意追求浮生半日闲的清福。”

现在流行的《浮生六记》后两记为后人从其他文献中找到补全，已被证明是伪作。《中山记历》是根据清代李鼎元的《使琉球记》改写而成的。李鼎元是清代官员也是学者，他于嘉庆五年以副使的身份出使琉球，以日记形式记下了出使的始末，对钓鱼岛、赤尾屿等岛屿进行了记述，载于《使

琉球记》中。此说，符合文中所说的时间，确信度比较高。卷六《养生记道》被发现来源于张英的《聪训斋语》和曾国藩的《求阙斋日记类钞》。我们之所以将卷五、卷六补足，一是因为求全之心，二是因为对《浮生六记》的喜爱。正如高鹗续写《红楼梦》被人们认可一样，这两记的补全本，也慢慢为部分读者所接受，当然我们更加期待，能够于某一天发现沈复所写的后面两记。

总之，《浮生六记》带给世人的不仅仅是一部美的作品，亦有很多能够让世人有所收获的见解和观点。我们以“知之不如好之”的心态，重新修订编撰出版此书，从容易解读、喜欢阅读的角度出发，希望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能够收获愉悦。

目 录

卷一·闺房记乐.....	1
卷二·闲情记趣.....	41
卷三·坎坷记愁.....	61
卷四·浪游记快.....	95
卷五·中山记历.....	149
卷六·养生记道.....	189



卷一

闺房记乐

余生乾隆癸未^[1]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^[2]，居苏州沧浪亭^[3]畔，天之厚我可谓至矣。东坡云：事如春梦了无痕，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因思《关雎》^[4]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，余以次递及^[5]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，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^[6]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龄而夭。娶陈氏。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，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，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^[7]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长，娴女红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，克昌从师，修脯^[8]无缺。一日，于书篋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余年一十三，随母归宁，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，虽叹其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释，告母曰：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^[9]缔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[1]乾隆癸未：清乾隆二十八年，公元1763年。

[2]衣冠之家：指的是名门望族，有身份地位的人家。古代士以上戴冠，这里衣冠用以指士以上的服装。

[3]沧浪亭：位于苏州城南三元坊，与狮子林、拙政园、留园并称为苏州宋、元、明、清四大园林，代表着宋朝的艺术风格。

[4]《关雎》：《诗经》的第一篇，是一首歌颂爱情的诗歌。

[5]以次递及：以此类推。

[6]垢鉴：模糊不清，蒙尘了的镜子。“责明于垢鉴”意思是指，责备沾满灰尘的镜子为什么不明亮，而这种责备是不对的。

[7]失怙(hù)：这里指失去父亲。怙，本义指依仗，凭借；引申义为父亲、父母。

[8]修脯：指送给老师的礼物和酬金，修，通“脩”，干肉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古代有送老师干肉作为礼物的习俗。

[9]金约指：金戒指。约指，戒指的意思。

《浮生六记》为沈复的自传体作品。开篇沈复先写自己出身士人家，接着说明用“闺房之乐”作为全书第一卷的原因，并介绍了妻子陈芸的身世，以及小时候两家的关系，和因何两人能够成为夫妻的原因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，余又随母往。芸与余同齿^[1]而长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。惟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^[2]。

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询其故，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^[3]之耳。”余戏题其签曰“锦囊佳句”，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。

是夜送亲城外，返，已漏三下^[4]，腹饥索饵，婢姬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举箸，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“顷我索粥，汝曰‘尽矣’，乃藏此专待女婿耶？”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

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。
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贻人笑也。

[1]同齿：同龄，齿在这里指年岁。

[2]令人之意也消：吉林文史出版社马一夫对这句话的解释是“令人销魂失魄”。林语堂翻译为“深深地让我着迷”。单只从字面语去解说，这里应当是指：令人心中的意志为其消弭。有抵挡不住其美貌的意思。

[3]敲成：引用贾岛“推敲”得句之意，与后面的说贾岛早逝，“夭寿之机”相呼应，暗写芸得句辛苦。

[4]漏三下：漏，古代滴水计时的仪器。漏三下，三更时分，相当于现在的年夜十一点至一点。

此节常以《吃粥记》为名，却不是为写如何吃粥，而是写妻子芸给他私下加食，他躲在屋子（偷）吃粥的前因后果。当时看来糗事，芸被嘲笑时也犹见可怜。可这样的事情却能够留下深刻的记忆，妻子在世时，他们回忆起来应该是甜蜜而有趣，妻子去世后，他也能借此回忆再现往日音容宛在的情景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廿二日花烛之夕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。合卺^[1]后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逢斋期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^[2]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，姊可从此开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

廿四日为余姊于归^[3]，廿三国忌不能作乐，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。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^[4]，大醉而卧，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

是日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归来，业已灯残人静，悄然入室，伴姬盹于床下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。因抚其肩曰：“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”

芸忙回首起立曰：“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之名闻之熟矣，今始得见，莫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”

余笑曰：“唯其才子，笔墨方能尖薄。”

伴姬在旁促卧，令其闭门先去。遂与比肩调笑，恍同密友重逢。戏探其怀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“姊何心春^[5]乃尔耶？”芸回眸微笑，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，拥之入帐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妇，初甚缄默，终日无怒容，与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处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尝稍失。每见朝曦^[6]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“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”芸曰：“曩^[7]之藏粥待君，传为话柄。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。”

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，因亦随之早起。自此耳鬓相磨，亲同形影，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

[1]合卺(jǐn)：婚礼仪式的一种。卺为一种酒器。合卺，是指夫妻对饮交杯酒的婚礼仪式。

[2]出痘之期：热痘，痘疮，也叫天花。出痘之期，即发病时。症状：长伴以发烧，人的全身会出现豆状水疱或者脓疱。

[3]于归：和后面的款嫁，都是指出嫁。

[4]拇战辄北：拇战，指的是划拳行酒令。辄北，败北的意思。

[5]心春：内心欢喜不已。

[6]朝曦：太阳初升，阳光明媚。

[7]曩：以前，过往。

此节常以《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》为名，当是写洞房花烛、芸初为新娘的言态。可以看出他们两情相悦的欢愉、新婚蜜月期的甜蜜都跃然纸上，仿佛世间美好莫过于此。

而欢娱易过，转睫弥月。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，专役相迓^[1]，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。先生循循善诱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归来完姻时，原订随侍到馆，闻信之余，心甚怅然，恐芸之对人堕泪，而芸反强颜劝勉，代整行装，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。临行，向余小语曰：“无人调护，自去经心。”

及登舟解缆，正当桃李争妍之候，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，天地异色。到馆后，吾父即渡江东去。

居三月如十年之隔。芸虽时有书来，必两问一答，中多勉励词，余皆浮套语，心殊怏怏^[2]。每当风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对景怀人，梦魂颠倒。

先生知其情，即致书吾父，出十题而遣余暂归，喜同戍人得赦。

登舟后，反觉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处问安毕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语，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，觉耳中惺然一响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[1]相迓：迎接。

[2]怏怏：心有愁思郁结，心情不愉快的样子。

此节常以《初别》为题，写的是沈复与妻子新婚别离三个月后相聚的事情。常听人说“小别胜过新婚”，那么，新婚中的小别，当是相思更多的一种别，别后的相见也会是喜悦更胜。